

郁達夫自傳(二)

●郁達夫遺著

憂能啓智勸讀詩書

第二天早晨，別了哥哥，別了那位老秀才，和同學們一起四箇，便上了火車，向東的上離家更遠的嘉興府去。在把杭州已經當作極邊相了的當時，到了言語風習完全不同的嘉興府後，懷鄉之念，自然是更加得迫切。半年之中，當寢室的油燈滅了，或夜膳剛畢，操場上沉沉沒有旁的同學在的地方，我一個人真不知流盡了多少的思家的熱淚。

憂能傷人，但憂亦能啓智；在孤獨的悲哀裏沉漫了半年，暑假中重回到故鄉的時候，大家都說我長成得像一個大人了。事實上，因為在學堂裏，被懷鄉的愁思所苦擾，我沒有別的辦法好想找，就一味的讀書，一味的做詩。並且這一次自嘉興回來，路過杭州，又住了一日；看看袋裏的錢，也還有一點盈餘，湖山的賞玩，當然不再去空費錢了。從梅花碑的舊書舖裏，我竟買來了一大堆書。

這一大堆書裏，對我的影響最大，使我那一年的暑假，過得非常快活。有三部書，一部黎

城勒氏的吳詩集覽，吳爲吳梅村的夫人姓郁，我當時雖則還不懂得他的詩的好壞，但一想到他是和我們郁氏有姻戚關係的時候，就莫名其妙地感到了一種親熱。

一部是無名氏編的庚子拳匪始末記，這一部書，從戊戌政變說起，說到六君子的被害，李蓮英的受寵，聯軍的入京，圓明園的縱火等地方，使我滿肚子激起了義憤。還有一部，是署名曲阜魯陽生孔氏編定的普天忠憤集，甲午前後的章奏議論，詩詞賦頌等慷慨激昂的文章，收集得很多；讀了之後，覺得中國還有不少的人才在那裏，亡國大約是不會亡的。

而這三部書讀後的一箇總感想，是恨我出世得太遲了，前既不能見吳梅村那樣的詩人，和他去做朋友，後又不曾躬逢甲午庚子的兩次大難，去衝鋒陷陣地嘗一嘗打仗的滋味。

這一年的暑假過後，嘉興是不想再去了；所以秋期始業的時候，我就仍舊轉入了杭州中學的一年級。

孤獨者

鄉下蠢才文壓同儕

裏外湖的荷葉荷花，已經到了凋落的初期，堤邊的楊柳，影子也淡起來了。幾隻殘蟬，剛在告人以秋至的七月裏的一箇下午，我又帶了行李，到了杭州。

因爲是中途插班進去的學生，所以在宿舍裏，在課堂上，都和同班的老學生們，彷彿是兩箇國家的國民。從嘉興府中，轉到了杭州府中，國家的路程，雖則是近了百餘里，但精神上的孤獨，反而更加深了！不得已，我只好把熱情收斂，轉向了內，固守着我自己的壁壘。

當時的學堂裏的課程，英文雖也是重要的科目，但究竟還是舊習難除，中國文依舊是分別等第的最大標準。教國文的那一位桐城派的老將王老先生，於幾次作文之後，對我有點注意起來了，所以進校後將近一箇月光景的時候，同學們居然贈了我一箇『怪物』的綽號；因爲由他們眼裏看來，這一個不善交際，衣裝樸素，說話也不大會說的鄉下蠢才，做起文章來，竟也會得壓倒儕輩，當然是一件非怪物不能的天大的奇事。

杭州終於是一個省會，同時之中，大半是錦衣肉食的鄉宦人家的子弟。因而同班中衣飾美好，肉色細白，舉止嫺雅，談吐溫存的同學，不知道有多少。而最使我驚異的，是每一個這樣的同學，總有一個比他年長一點的同學，附隨在一道的那一種現象。在小學家，在嘉興府中裏，這一種風氣，並不是說沒有，可是決沒有像當時杭州府中那麼的風行普遍。而有幾個這樣的同學，非但不以被視作女性為可恥，竟也有熏香傳粉，故意在裝腔作怪，賣弄富有的。我對這一種情形看得真有點氣，向那一批所謂 Face 的同學，當然是很明顯地表示了惡感，就是向那些年長一點的同學，也時時露出了敵意；這麼一來，我的「怪物」之名，就愈傳愈廣，我與他們之間的一條牆壁，自然也愈築愈高了。

在學校裏既然成了一個不入夥的孤獨的游離分子，我的情感，我的時間與精力，當然只有鑽向書本子去的一條出路。於是幾箇由零用錢裏節省下來的僅少的金錢，就做了我的唯一娛樂積蓄舊書的源頭活水。

那時候的杭州的舊書舖，都聚集在豐樂橋，梅花碑的兩條直角形的街上。每當星期假日的早晨，我仰臥在床上，計算計算在這一禮拜裏可以省下來的金錢，和能夠買到的最經濟最有用的書籍，就先可以得着一種快樂的預感。有時候在書店門前徘徊往復，稽延得久了，趕不上回宿舍來吃午飯，手裏夾了書籍上大街羊湯飯店間壁的小麵館去吃一碗清麵，心裏可以同時感到十分的懊恨與無限的快慰。恨的是一碗清麵的幾箇銅子的

浪費，快慰的是一邊吃麵一邊翻閱書本時的那一霎那的恍惚，這恍惚之情，大約是和哥布當發見新大陸的時候所感到的一樣。

真正指示我以做詩詞的門徑的，是留青新集裏的滄浪詩話和白香詞譜。西湖佳話中的各一篇短篇，起碼我總讀了兩遍以上。以後是流行本各種傳奇雜劇了，我當時雖則還不能十分欣賞牠們的好處，但不知怎麼，讀了之後的那一種朦朧的回味，彷彿是三春天氣，喝醉了幾十年陳的醇酒。

既與這些書籍發生了曖昧的關係，自然不免要養出些不自然的私生兒子，在嘉興也曾經試過的雅氣滿幅的五七言詩句，接二連三地在一冊紅格子的作文簿上寫滿了；有時候興奮得厲害，晚上還妨礙了睡覺。

投稿刊出想要大叫

模倣原是人性的本能，發表慾，也是同吃飯穿衣一樣地強的青年作者內心的要求。歌不像歌詩不像詩的東西積得多了，第二步自然是向各報館的匿名的投稿。

一封信寄出之後，當晚就睡不安穩了，第二天一早起來，就溜到閱報室去看報有沒有送來。早餐上課之類的事情，只能說是一種日常行動的反射作用；舌尖上那裏還感得出滋味？講堂上更那裏還有心思去聽講？下課鈴一搖，又只是逃命似地向閱報室的狂奔。

第一次的投稿被採用的，記得是一首模倣宋人的五古，報紙是當時的全浙公報。當看見了自

己綴聯起來的一串文字，被植字工人排印出來的時候，雖然是用的匿名，閱報室裏也決沒有人會知道作者是誰，但心頭正在狂跳着的我的臉上，馬上就變成了朱紅。洪的一聲，耳朵裏也響了起來，頭腦搖晃得像坐的船裏。眼睛也沒有主意了，看了又看，看了又看，雖則從頭至尾，把那串文字看了好幾遍，但自己還在疑惑，怕這並不是由我投去的稿子。再狂奔出去，上操場去跳繞一圈，回來重新又拿起那張報紙，按住心頭，復看一遍，這纔放心，於是乎方感到了快活，快活想大叫起來。

當時我用的假名很多很多，直到兩三年後，覺得投稿已經有七八成的把握了，纔老老實實地用上了我的真名實姓。大約舊報紙的收藏家，翻起二十幾年前的全浙公報之江日報以及上海的神州日報來，總還可以看到我當時所做的許多狗屁不通的詩句。現在我非但舊稿無存，就是一聯半句的字眼也想不起來了。與當時的廢寢忘食的熱心情形來一對比，進步當然可以說是進了步，但是老去的頹唐之感，也着實可以催落我幾滴自傷的眼淚。

學潮洶湧遭受除名

就在那一年（一九〇九年）的冬天，留學日本的長兄回到了北京，以小京官的名義被派上了法部去行走。入陸軍小學的第二位哥哥，也在這前後畢了業，入了一處隸屬於標統底下的旁系駐防軍隊，而任了排長。

一文一武的這兩位芝麻綠豆官的哥哥，在我

們那小小的縣裏，自然也聳動了視聽；但因家裏的經濟，稍稍寬裕了一點的結果，在我的求學程序上，反而促生了一種意外的脫線。

在外面的學堂裏住了一年，又在各報上登載了幾次詩歌之後，我自以為學問早就超出了和我同時代的同年輩者，覺得按部就班的和他們在一道讀死書，是不上算也是不必要的。所以到了宣統三年（一九一〇）的春期始業的時候，我的書桌上竟收集起了一大堆大學中學招考新生的簡章！比較着，研究着，我真想一口氣就跑完了當時學部所定的大學及中學的學程。

中文呢，自己以為總可以對付的了；科學呢，在前面也曾經過過，為大家所不重視的；算來算去，只有英文是頂重要而也是我所最欠缺的一門。『好！就專門去讀英文罷！英文一通，萬事就好辦了！』這一箇幼稚可笑的想頭，就是使我離開了正規的中學，去走教會學堂那一條捷徑的原動力。

清朝末年，杭州的有勢力的教會學校，有英國聖公會和美國長老會浸禮會的幾箇系統。而長老會辦的育英書院，剛在山水明秀的江干新建校舍，改稱大學。頭腦簡單，只知道崇拜大學這一箇名字的我這毛頭小子，自然是以進大學為最上的光榮，另外更還有什麼奢望哩？但是一進去之後，我的失望，却比在省立的中學裏讀死書更加大了。

每天早晨，一起床就是禱告，吃飯又是禱告；平時九點到十點是最重要的禮拜儀式，末了又是一篇禱告。聖經，是每年級都有的必修重要課

目；禮拜天的上午，除出了重病，不能行動者外，誰也要去做半天禮拜。禮拜完後，自然又是禱告，又是查經。這一種信心的強迫，禱告的疊來，以及校內枝節細目的窒塞，想是在清朝末年會進過教會學校的人，誰都曉得的事實，我在此地落得可以不說。

這種叩頭蟲似的學校生活，過上兩月，一位解放的福音宣傳者，竟從免費讀書的候補牧師中間，揭起叛旗來了；原因是為了校長偏護廚子，竟被廚子毆打了學膳費全納的不信教的學生。

學校風潮的發生，經過，和結局，大抵都是一樣起；起始總是全體學生的罷課退校，中間是背盟者的出來復課，結果便是幾箇強硬者的開除。不知是幸呢還是不幸，在這一風潮裏，我也算是強硬者的一個。

大風圈外

樓船在大浪裏搖幌

人生的變化，往往是從不可測的地方開展開來的；中途從那一所教會學校退出來的我們，按理是應該額上都負着了該隱的烙印，無處再可以容身了啦，可是城裏的一處漫禮會的中學，反把我們當作了義士，以極優待的條件歡迎了我們進去。這一所中學的那位美國校長，非但態度和藹，中懷磊落，並且還有着外國宣教師中間所絕無僅見的一副很聰明的腦筋。若要找出一點他的壞處來，就在他的用人的不當；在他手下做教務長的一位紹興人，簡直是那種奴顏婢膝，諂事外人

，趾高氣揚，壓迫同種的典型的洋狗。校內的空氣，自然也並不平靜。在自修室，在寢室，議論紛紛，為一般學生所不滿的，當然不是那隻洋狗。

『來牠一下罷！』

『吃吃狗肉看！』

『頂好先敲他一頓！』

像這樣的各種密議與策略，雖則很多，可是終也沒有一個敢首先發難的人。滿腔的怨憤，既找不着一條出路，不得已就只好在作文的時候，發些紙上的牢騷。於是各班的文課，不管出的是什麼題目，總是橫一箇嗚呼，豎一箇嗚呼地悲啼滿紙，有幾位同學的卷子，從頭至尾統共還不滿五六百字，而嗚呼却要寫着一二百箇。那位改國文的老先生，後來也沒法想了，就出了一箇禁令，禁止學生，以後不准再讀再做那些嗚呼派的文章。

那時候這一種『嗚呼』的傾向，這一種不平、怨憤，與被壓迫的悲啼，以及人心躍躍山雨欲來的空氣，實在還不只是一箇教會學校裏的輿情；學校以外的各層社會，也像是在大浪裏的樓船，從腳到頂，都在顛搖波動着的樣子。

愚昧的朝廷，受了西宮毒婦的陰謀暗算，一面雖想變法自新，一面又不得不利用了符咒刀鎗，把紅毛碧眼的鬼子，盡行殺戮。英法各國屢次的進攻，廣東津沽再三的失陷，自然要使受難者的百姓起來爭奪政權。洪楊的起義，兩湖山東捻子的運動，回民苗族的獨立等等，都在暗示着專制政府滿清的命運，孤城落日，總崩潰是不能避免的下場。

催促被壓迫至二百餘年之久的漢族結束奮起的，是徐錫麟，熊成基諸先烈的犧牲勇猛的行爲；北京的幾次對滿清大員的暗殺事件，又是當時熱血沸騰的一般青年們所受到最大刺激。而當這前後，此絕彼起地在上海發行的幾家報紙，像民吁、民立之類，更是直接灌輸種族思想，爲倡革命行動的有力的號吹。到了宣統二年的秋冬（一九一〇年庚戌），政府雖則在忙着召開資政院，組織內閣，趕製憲法，冀圖挽回頹勢，欺騙百姓，但四海洶湧，革命的氣運，早就成了矢在弦上，不得不發的局面了。

回家自修從心所欲

是在這一年的年假放學之前，我對當時的學校教育，實在是感到了絕望，於是自己就定下了一箇計畫，打算回家去做從心所欲的自修工夫。第一，外界社會的聲氣，不可不通，我所以想去定一份上海發行的日報。第二，家裏所藏的四部舊籍，雖則不多，但也儘夠我的兩三年的繙讀，中學的根底，當然是不會退步的。第三，英文也已經把第三冊文法讀完了，若能刻苦用工，則比在這種教會學校裏受奴隸教育，心裏又氣，進步又慢的半死狀態，總要痛快一點。自己私心決定了這大膽的計畫以後，在放年假的前幾天，也着實去添買了些預備帶回去作自修用的書籍。等年假一考完，於一天冬晴的午後，向西跟着挑行李的脚夫，走出候潮門上江干去坐夜航船回故鄉去的那一剎刻的心境，我到現在還不能忘記。

『牢獄變相的你這座教會學校啊！以後你對

我還更能加以壓迫麼？』『我們將比比試試，看將來還是你的成績好，還是我的成績好？』『解脫了！以後便是憑我自己去努力，自己去奮鬥的遠大的前程！』這一種喜悅，這一種充滿着希望的喜悅，比我初次上杭州來考中學時所感到的，還要緊張，還要肯定。

在故鄉索居獨學的生活開始了，親戚友屬的非難訕笑，自然也時時使我的決心動搖，希望毀滅；但我也已經有十六歲的年紀了，受到了外界的不瞭解我的譏諷之後，當然也要起一種反撥的心理作用。人家若明顯地問我『爲什麼不進學堂去讀書？』不管他是好意還是惡意，我總以『家裏再沒有錢供給我浪費了』的一句話回報他們。有幾箇滿懷着十分的好意，勸告我『在家裏閉住着終不是青年的出路』的時候，我總以『現在正在預備，打算下年就考大學』的一句衷心話來作答。而實際上這將近兩年的獨居苦學，對我的一生，却是收穫最多，影響最大的一箇預備時代。

低低切切談論國事

每日清晨，起床之後，我總面也不洗，就先讀一箇鐘頭的外國文。早餐吃過，直到中午爲止，是讀中國書的時間，一部資治通鑑和兩部唐宋詩文醇，就是我當時的課本。下午看一點科學書後，大抵總要出去散一回步。節季已漸漸地進入了春天，是一九一〇宣統辛亥年的春天了，富春江的兩岸，和往年一樣地綠遍了青青的芳草，長滿了裊裊的垂楊。梅花落後，接着就是桃花的

亂開；我若不沿着江邊，走上城東鵝山上的春江第一樓去坐看江天，總或上北門外的野田間去閑步，或出西門向近郊的農村裏去遊行。

附廓的農民的貧窮與無智，經我幾次和他們接談及觀察的結果，使我有好幾晚不能夠安睡。譬如一家有五六口人口，而又有着十畝田產，以及一間小小的茅屋的自作農罷，在近郊的農民中間，已經算是很富有的中上人間了。從四五月起，他們先要種秧田，這二分或三分的秧田大抵是要向人家去租來的，因爲不是水旱無傷的上田，秧就不能種活。租秧田的費用，多則三五元，少到一二元，却不能再少了。五六月在烈日之下分秧種稻，即使全家出馬，也還有趕不成同時插種的危險；因爲水的關係，氣候的關係，農民的時間，却也同交易所裏的閑食者們一樣，是一刻也差錯不得的。即使不雇工人，和人家交換做工，而把全部田稻種下之後，三次的耘植與用肥的費用，起碼也要合二三元錢一畝的盤算。倘使天時湊巧，最上的豐年，平均一畝，也只能收到四五十石的淨穀；而從這四五十石穀裏，除去完糧納稅的錢，除去用肥料租秧田及間或雇用忙工的錢後，省下來還夠得一家五口的一年之食麼？不得已自然只好另外想辦法，譬如把稻草拿來做草紙，利用田的閑時來種麥種菜種豆類等等，但除稻以外的副作物的報酬，終竟是有有限得很的。

耕地報酬漸減的鐵則，豐年殺賤傷農的事實，農民們自然那裏會有這樣的智識；可憐的是他們不但不曉得去改良農種，開闢荒地，一年之中，歲時伏臘，還要把他們汗血錢的大部，去化在

求神俵佛，與滿足許多可笑的虛榮的高頭。

所以在二十幾年前頭，即使大地主和軍閥的掠奪，還沒有像現在那麼的厲害，中國農村是實在早已瀕於破產的絕境了，更那裏還經得起二十年的內亂，二十年的外患，與二十年的剝削呢？

從這一種鄉村的閉步回來，在書桌上躺着候我開拆的，就是每日用上海寄來的日報。忽而英國兵侵入雲南佔領片馬了，忽而東三省疫病流行，忽而廣州的將軍被刺了；凡見到的消息，又都是無能的政府，因專制昏庸，而釀成的慘劇。

黃花岡七十二烈士的義舉失敗，接着就是四川省鐵路風潮的勃發，在我們那一箇一向是沉靜得同古井似的小縣城裏，也顯然的起了動搖。市面上敲着銅鑼，賣朝報的小販，日日從省城裏到來。臉上畫着八字鬚，身上穿着披開的洋服，有點像外國人似的革命黨員的畫像，印在薄薄的有光洋紙之上，滿貼在茶坊酒肆的壁間，幾個日日在茶酒館中過日子的老人，也降低了喉嚨，皺緊了眉頭，低低切切，很嚴重地談論到了國事。

這一年的夏天，在我們的縣裏西北鄉，並且還出了一次青紅幫造反的事情。省裏派了一位旗籍都統，帶了兵馬來殺了幾箇客籍農民之後，城裏的街談巷議，更是顛倒錯亂了；不知從那一處地方傳來的消息，說是每夜四更左右，江上東南面的天空，還出現了一顆光芒拖得很長的掃帚星。我和祖母母親，發着抖，趕着四更起來，披衣上江邊去看了好幾夜，可是掃帚星却終於沒有看見。

到了陰曆的七八月，四川的鐵路風潮鬧得更

兇，那一種謠傳，更來得神奇異了，我們的家裏，當然也起了一箇波瀾，原因是因為祖母母親想起了在外面供職的我那兩位哥哥。

脫離壓制杭州光復

幾封催他們回來的急信發後，還盼不到他們的覆信的到來，八月十八（陽曆十月九日）的晚上，漢口俄租界裏炸彈就爆發了。從此急轉直下，武昌革命軍的義旗一舉，不消旬日，這消息竟同晴天的霹靂一樣，馬上就震動了全國。

報紙上二號大字的某處獨立，擁某人爲都督等標題，一日總有幾起；城裏的謠言，更是青黃雜出，有的說『杭州在殺沒有辮子的和尚』，有的說『撫臺已經逃了』，弄得一般居民，鄉下人逃上了城裏，城裏人逃往了鄉間。

我也日日的緊張着，日日的渴等着報來；有幾次在秋寒的夜半，一聽見喇叭的聲音，便發着抖穿起衣裳，上後門口去探聽消息，看是不是革命黨到了。而沿江一帶的兵船，也每天看見駛過，洋貨舖裏的五色布疋，無形中銷售出了大半。終於有一天陰寒的下午，從杭州有幾隻張着白旗的船到了，江邊上岸來了幾十箇穿灰色制服，荷鎗帶彈的兵士。縣城裏的知縣，已於先一日逃走了，報紙上也報着前兩日，上海已爲民軍佔領。商會的巨頭，紳士中的幾箇有聲望的，以及殘留着在城裏的一位貳尹，聯合起來出了一張告示，開了一次歡迎那幾位穿灰色制服的兵士的會，家家戶戶便掛上了五色的國旗；杭城光復，我們的這個直接附屬在杭州府下的小縣城，總算也不遭

兵燹，而平平穩穩地脫離了滿清的壓制。

平時老喜歡讀悲歌慷慨的文章，自己捏起筆來，也老是痛哭淋漓，嗚呼滿紙的我這一個熱血青年，在書齋裏只想去衝鋒陷陣，參加戰鬪，爲衆捨身，爲國效力的我這一箇革命志士，際遇着這樣的機會，却也終於沒有一點作爲，只呆立在大風圈外，捏緊了空拳頭，滴了幾滴悲壯的旁觀者的啞淚而已。

海上

跟着哥哥離開鄉井

大暴雨雨過後，小波濤的一起一伏，自然要繼續些時。民國元年二月十二日，滿清的末代皇帝宣統下了退位之詔，中國的種族革命，總算告了一個段落。百姓剪去了辮髮，皇帝改作了總統。天下騷然，政府惶惑，官制組織，盡行換上了招牌，新興權貴，也都改穿了洋服。爲改訂司法制度之故，民國二年（一九一三）的秋天，我那位在北京供職的哥哥，就拜了被派赴日本考察之命，於是我的將來的修學行程，也自然而然的附帶着決定了。

眼看着革命過後，餘波到了小縣城裏所惹起的是是非非，一半也抱了希望，一半却擁着懷疑，在家裏的小樓上悶過了兩個夏天，到了這一年的秋季，實在再也忍耐不住了，即使沒有我那位哥哥的帶我出去，恐怕也得自己上道，到外邊來尋找出路。

幾陣秋雨一落，殘暑退盡了，在一天晴空浩

蕩的九月下旬的早晨，我只帶了幾冊線裝的舊籍，穿了一身半新的夾服，跟着我那位哥哥離開了鄉井。

上海街路樹的洋梧桐葉，已略現了黃蒼，在日暮的街頭，那些租界上的熙攘的居民，似乎也森岑地感到了秋意，我一個人呆立在一品香朝西的露臺欄裏，纔第一次受到了大都會之夜的威脅。

色情迷夢性的啓發

遠近的燈火樓臺，街下的馬龍車水，上海原說是不夜之城，銷金之窟，然而國家呢？像這樣的昏天黑地般過生活，難道是人生的目的麼？金錢的爭奪，犯罪的公行，精神的浪費，肉慾的橫流，天雖則不會掉下來，地雖則也不會陷落去，可是像這樣的過去，是可以的麼？在僅僅閱世十七年多一點的當時，我那幼稚的腦裏，對於帝國主義的險毒，物質文明的糜爛，世界現狀的危機，與夫國計民生的大略等明確的觀念，原是什麼也沒有，不過無論如何，我想社會的歸宿，做人的正道，總還不在這裏。

正在對了這魔都的夜景，感到不安與疑惑的中間，背後房裏的幾位哥哥的朋友，却談到了天蟾舞臺的迷人的戲劇；晚餐吃後，有人做東道主請去看戲，我自然也做了花樓包厢裏的觀眾的一人。

這時候梅博士還沒有出名，而社會人士的絕望胡行，色情倒錯，也沒有像現在那麼的澈底，所以全國上下，只有上海的一角，在那裏爲男扮

女裝的旦角而顛倒；那一晚天蟾舞臺的壓臺名劇，是賈璧雲的全本棒打薄情郎，是這一位色藝雙絕的小旦的拿手風頭戲；我們於九點多鐘，到戲院的時候，樓下樓下觀眾已經是滿坑滿谷，實實在在的到了更無立錐之地的樣子了。四圍的珠璣粉黛，鬢影花香，幾乎把我這一個初到上海的鄉下青年，窒塞到回不過氣來；我感到了眩惑，感到了昏迷。

最後的一齣賈璧雲的名劇上臺的時候，舞臺燈光加了一層光亮，臺下的觀眾也起了動搖。而從腳燈裏照出來的這一位旦角的身材，容貌，舉止與服裝，也的確是美的，確足以挑動臺下男女的柔情。在幾個鐘頭之前，那樣的對上海的頹廢空氣，感到不滿的我這不自覺的精神主義者，到此也有點固持不住了。這一夜回到旅館之後，精神興奮，直到了早晨的三點，方纔睡去，並且在熟睡的中間，也曾做了色情的迷夢。性的啓發，靈肉的交關，在這次上海的幾日短短逗留之中，早已在我心裏，起了發酵的作用。

爲購買船票雜物等件，忙了幾日；更爲了應酬來往，也着實費去了許多精力與時間，終於在一天清早，我們同去者三四人坐了馬車向楊樹浦的滙山碼頭出發了，這時候馬路上還沒有行人，太陽也只出來了一線。自從這一次的離去祖國以後，海外飄泊，前後約莫有十餘年的光景，一直到現在爲止，我在精神上，還覺得是一個無祖國無故鄉的遊民。

太陽昇高了，船慢慢地駛出了黃浦，衝入了大海；故國的陸地，縮成了線，縮成了點，終於

被地平的空虛吞沒了下去；但是奇怪得很，我鶴立在船艙的後部，西望着祖國的天空，却一點兒離鄉去國的悲感都沒有。比到三四年前，初去杭州時的那種傷感的情懷，這一回彷彿是在回國的途中。大約因爲生活沉悶，兩年來的蟄伏，已經把我的戀鄉之情，完全割斷了。

日本所見有若初戀

海上的生活開始了，我終日立在船樓上，飽吸了幾天天空海濶的自由空氣。傍晚的時候，會看了偉大的海中的落日；夜半醒來，又上甲板去看了天幕上的秋星。船出黃海，駛入了明藍到底的日本海的時候，我又深深地深深地感受到了海天一碧，與白鷗水鳥爲伴時的被解放的情趣。我的喜歡大海，喜歡登高以望遠，喜歡遺世而獨處，懷戀大自然而嫌人的傾向，雖則一半也由於天性，但是正當青春的盛日，在四面是海的這日本孤島上過去的幾年生活，大約總也發生了不可磨滅的絕大的影響無疑。

船到了長崎港口，在小島縱橫，山青水碧的日本西部這通商海岸，我纔初次見到了日本的文化，日本的習俗與民風。後來讀到了法國羅底的記載這海港的美文，更令我對這位海洋作家，起了十二分的敬意。嗣後每次回國經過長崎心裏總要跳躍半天，彷彿是遇見了初戀的情人，或重翻到了幾十年前寫過的情書。長崎現在雖則已經衰落了，但在我的回憶裏，她却總保有着那種活潑天真，像處女似地清麗的印象。

半天停泊，船又起錨了，當天晚上，就走到

中外雜誌

了四周如畫，明媚到了無以復加的瀨戶內海。日本藝術的清淡多趣，日本民族的刻苦耐勞，就是從這一路上的風景，以及四周海上的菓園墾植地看來，也大致可以明白。蓬萊仙島，所指的不知是否就在這一塊地方，可是你若從中國東遊，一過瀨戶內海，看看兩岸的山光水色，與夫岸上的漁戶農村，即使你不是秦朝的徐福，總也要生出神仙窟宅的幻想來，何況我在當時，正值多情多感，中國歲是十八歲的青春哩！

苦學半年大有進境

由神戶往大坂，去京都，去名古屋，一路上且玩且行，到東京小石川區一處高臺上租屋住下，已經是十月將終，寒風有點兒可怕起來了。改變了環境，改變了生活起居的方式，言語不通，經濟行動又受了監督沒有自由，我到東京住下的兩三個月裏，覺得是入了一所沒有枷鎖的牢獄，靜靜兒的回想起來，方纔感到了離家去國之悲，發生了不可遏止的懷鄉之病。

在這鬱悶的當中，左思右想，唯一的出路，是在日本語的早日的諳熟，與自己獨立的經濟的來源。多謝我們國家文化的落後，日本與中國，曾有國立五校開放收受中國留學生的約定。中國的日本留學生，只教能考上這五校的入學試驗，以後一直到畢業為止，每月的衣食零用，就有官費可以領得；我於絕望之餘，就於這一年的十一月，入了學日本文的夜校，與補習中學功課的正則預備班。

早晨五點鐘起床，先到附近的一所神社的草

地裏去高聲朗誦着『上野的櫻花已經開了』，『我有着許多的朋友』等日文初步的課本，一到八點，就嚼着麵包，步行三里多路，走到神田的正則學校去補課。以二角大洋的日用，在牛奶店裏吃過午餐與夜飯，晚上就是三個鐘頭的日本文的夜課。

天氣一日一日的冷起來了，這中間自然也少不了北風的雨雪。因為日日步行的結果，皮鞋前開了口，後穿了孔。一套在上海做的夾裙學生裝，穿在身上，仍同裸着的一樣；幸虧有了幾年前一位在日本會入過陸軍士官學校的同鄉，送給了我一件陸軍的制服，總算在晴日當作了外套，兩日當作了雨衣，禦了一個冬天的寒。這半年中的苦學，我在身體上，雖則種下了致命的呼吸器的病根，但在智識上，却比在中國所受的十餘年的教育，還有一程的進境。

風箏斷線沒柁孤舟

第二年的夏季招考期近了，我為決定要考入官費的五校去起見，更對我的功課與日語，加緊了速力。本來是每晚於十一點就寢的習慣，到了三月以後，也一天天的改過了；有時候與教科書本絮絮相對，竟會到了附近的砲兵工廠的汽笛早晨放五點鐘的夜工時，還沒有入睡。

必死的努力，總算得到了相當的酬報，這一年的夏季，我居然在東京第一高等學校的入學考試裏佔取了一席。到了秋季始業的時候，哥哥因為一年的考期將滿，準備回國覆命，我也從他們的家裏，遷到了學校附近的旅店。於八月底邊，送他們上了歸國的火車，領到了第一次的自己的官費，我就和家庭，和戚屬永久地斷絕了連絡。從此野馬韁弛，風箏線斷，一生潦倒飄浮，變成了一隻沒有柁楫的孤舟，計算起時日來，大約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開始，差不多是在同一的時候。(未完待續)

大專 最新應用文

邵健行 著 定價壹佰伍拾元

本書為邵健行先生精心傑作要目有：應用文的涵義、特質、種類。書信的種類、結構、術語。便條。名片。東帖。公文。電報。會議文書。規章。契約。慶弔文。對聯。題辭。啓事。廣告……等應用文範例。王成聖教授作序。
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